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 释梦

[奥] 弗洛伊德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 释梦

〔奥〕弗洛伊德 著

孙名之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释梦/(奥)弗洛伊德著;孙名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哲学)

ISBN 978-7-100-13676-1

I. ①释… II. ①弗… ②孙… III. ①梦—精神分析  
IV. ①B8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147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释 梦

[奥]弗洛伊德 著

孙名之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3676-1

---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4 $\frac{1}{8}$

定价:97.00元



Sigmund Freud

**DIE TRAUMDEUTUNG**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 出版说明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120岁的生日。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译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1980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1981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 第一版序言

我在本书中企图对释梦作一说明。我相信我这样做时并未超出神经病理学的范围,因为心理学研究表明,梦是变态精神这一类现象中的第一成员,属于这类现象的其他成员如癔症恐怖症、强迫妄想症等,由于实际理由,势必也是医生们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将看到,在这一系列现象中梦本身并不具备实际重要性,但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范例,它的理论价值却具有较大的比重。凡不能解释梦意象的来源的医生,都不能指望对恐怖症、强迫症或妄想狂有所了解,自然也谈不上对它们施加治疗影响了。

但是与释梦重要性有关的上述原因,对本书中存在的种种缺陷也应负有责任。在我的表述中如此经常出现的线索中断之处,正是梦的形成问题与更为复杂的精神病理学问题之间的许多接触点。这些问题不能在本书中讨论,但是,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将来又能获得更多的材料,也可在以后专题另行讨论。

由于我用以论证释梦的材料独特性,更增加了表述的困难。在释梦本身过程中将可逐渐看出文献中记载的以及收集的来源不明的那些梦为什么对于我的释梦目的毫无帮助。我所选用的仅只限于我自己的梦以及经过我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的梦。但是在应用后一类材料时我很小心提防,因为在梦本身过程中,由于增添了



神经症特性,反而变得异常复杂化了。如果我报告自己的梦,又必然要将自己精神生活中不愿告人的隐私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这或许也超出了作为一名科学家而非诗人的作者的正常需要。这是痛苦的但也是无可避免的需要,而我宁愿这样做,不然便会有可能完全放弃提供我的心理学发现的证据。当然,我总控制不住自己以省略或代替等方式来减轻我的不慎言行。但是只要有这种事发生,我的梦例的价值肯定就要大大降低。我只能希望本书读者们能为我的困难设身处地地着想,予以宽容,而且如果有人发现在我的梦中有涉及他们之处,请不要反对我在梦生活中有自由思想的权利!





## 第二版序言

本书(这不是一本易读的书)在出版后 10 年之内又被要求再版,并不是由于我在初版序言中所提及的同业者们的兴趣使然。我的精神病学同事们似乎并不难于克服我研究梦的新方法所引起的迷惘。专业哲学家们已习惯于三言两语——而且通常是类似的语句——就将梦生活问题草草解决(认为梦仅仅是意识状态的附属物),他们显然没有看出我们对梦的研究能得出许多必然会改变心理学理论的推论。科学期刊评论家们所采取的态度只能引导人们假定我的著作要湮没无闻,而一小群勇敢的支持者们,他们在我的指导下从事医学的精神分析,追随我的释梦范例并利用他们对治疗神经病患者的解释,也不可能使本书第一版销售完毕。因此我得感谢广大的具有文化修养和高度好奇心的读者们,正是他们的兴趣才使我在 9 年以后重新捡起这一困难但在各方面仍属基本的工作。

我很高兴地发现本书内容很少需要更动。我只偶尔插入一些新材料,根据我的增长的经验增加一些从中推衍而得的新细节,或重新叙述某几个论点。但是关于我已经写下的梦及其解释,以及由它们演绎所得的心理学原则——所有这一切在本质上都保持未变。不管怎样,从主观上说,它们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凡是读过我的其他著作(关于精神神经症的病因和机制)的人都会知道,





我从不把本书未成熟的意见作为已经确立的事实提将出来，而且我总是对自己的陈述不惮修改，以期使它们能跟得上知识的进展。然而在梦生活的领域中，我却仍让我的原初意见保持不变。在我从事神经症研究的多年工作中，我常常举棋不定，有时甚至丧失了自信心，在这样的时刻，往往是释梦使我恢复了信心。因此必定是一种确定的本能使得我的许多科学上的反对者特别拒绝追随我对梦的研究。

在修改过程中，能同样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并具有抵制任何重大修订力量的是本书的材料，其中包括了我自己的梦，这些梦大部分在用来讨论了释梦的原则以后已弃而不用或失去了价值。对于我个人来说，本书还有更进一层主观上的重大意义——在完成本书后我才发现这一意义。我发现它是我自己的自我分析的一部分，是对我父亲的死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对一个人一生中最惨重的损失、最重大事件的反应。既经发觉了这一点，我觉得再也无法抹去这一体验的痕迹。<sup>①</sup>但对于我的读者们来说，他们利用何种材料去体验梦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去释梦，都是无关紧要的事。

凡是我发现无法把一些要增加的重要材料插入原来的正文时，我使用方括号括起来并说明增添的年月。<sup>②</sup>

贝希特斯加登，1908年夏

<sup>①</sup> [弗洛伊德的父亲死于1896年，关于此时感情的说明可见他1896年11月20日给弗得斯的信(1950a, 第50封信)。]

<sup>②</sup> [1914年增注][自第4版]以后文版中，这些都省略了。





## 第三版序言

本书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相距9年，但是刚过了一年多，又出现了第三版的需要。事情的新转变可能使我高兴，但我仍和以前一样，不愿意认为本书被读者们忽视是它“没有价值”的证据，所以我也不能承认，现在对它发生兴趣就是它的“优越性”的证明。

即使是《释梦》也不能不受科学知识进步的影响。我在1899年写本书时，我的性学理论[性学三论(1905d)]尚未问世，而对于精神神经症的较为复杂形式的分析也刚刚开始。我只希望释梦有助于对神经症的心理分析；而此后对神经症的更深入了解又转而影响了我们的梦的观点。释梦的理论已按照本书第一版中尚未充分强调的方法进一步发展了。我自己的经验和威廉·斯特克尔以及他人的著作都告诉我要对梦中(毋宁说是潜意识思想中)象征作用的广泛性和重要性做出更为正确的评价。

因此这些年来许多值得注意的材料已经积累起来，我已尽量地考虑了这些新事物，把它们大量地插入正文或增为脚注。如果这些增添物有时有突破本书整个框架的危险，或者我不能使原有正文处处都达到现有知识的水平，那我必须请求读者们宽容这些缺陷的存在，它们是我们科学知识当前迅猛发展的结果的标志。我甚至胆敢预言——如果有需要的话——未来版本的方向将有别





于本书目前的方向。它们一方面将与想象性著作、神话、谚语、民间传说等表现力丰富的材料发生更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们在梦与神经症和精神疾病的关系方面可能作出更精细的探讨。

奥托·兰克先生在选择增加梦的素材中为我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并负责本版的全部校样。我对他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帮助和校正表示谢意。

维也纳,1911年春





## 第四版序言

去年(1913)纽约的布里尔出版了本书的英译本(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伦敦, G. 艾伦公司)。

此次奥托·兰克博士不但审校了清样,而且为正本提供了独立的两章——第6章及附录。

维也纳, 1914年6月





## 第五版序言

对《释梦》的兴趣即使在世界大战期间也没有衰退，因此仍有发行新版的必要。然而要充分注意到自 1914 年以来的出版物是不可能的，自那时以来，我和兰克博士完全得不到外国著作的消息。

荷洛斯博士和费伦齐博士准备的匈牙利文译本即将发行。1916—1917 年维也纳雨果·赫勒尔出版了我的《精神分析引论》，这些演讲的中心章节，包括了论梦的 11 讲，旨在对梦的阐述较之本书更为基本，与神经症的理论联系更为密切。总的说来，其性质为《释梦》的概要，但在某些要点上更为深入细致。

我一直不能对本书进行任何基本修订，修订可与现代精神分析观点保持并行不悖，但另一方面又可能破坏其历史特性。然而我认为，在生存了将近 20 年之后，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

布达佩斯—斯泰布鲁克，1918 年 7 月





## 第六版序言

由于目前书商所面临的困难,人们对本书新版的需求为时已久,所以前一版首次未作任何更改便拿去付印,只是由奥托·兰克博士在卷末补齐了直至现时的书目。

因此我认为本书经历了将近 20 年已完成其任务的假定并未得到证实。相反,我可以它还有新的任务有待完成。如果它的早期功能在于提供有关梦的性质的某种信息,那么它现在的同等重要任务则是对付信息所遇到的顽固误解。

维也纳,1921 年 4 月





## 第八版序言

自本书 1922 年上一版(第七版)到本版问世期间,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在维也纳出版了我的《全集》。该《全集》的第 2 卷刊印了我的《释梦》第一版全文,第 3 卷则包括了以后增补的全部材料。在此期间,本书的外国译本都是以通常单卷本形式为依据:L. 梅耶尔逊出版的法文本收入 1926 年的法国《当代哲学丛书》,题为《梦的科学》;约翰·兰奎斯特的瑞典文本《释梦》出版于 1927 年。洛佩兹—巴勒斯特罗斯的西班牙文本出版于 1922 年,为《科学作品全集》的 6、7 两卷。我以为匈牙利文本早已于 1918 年完成,但至今尚未出书。<sup>①</sup>

在本书当前修订版中,我基本上仍然把它作为历史文件看待,只在我的意见有待澄清和深入之处才加以修改。因此我放弃了将本书出版后有关问题的文献列表的想法,该节现已被删去。先前各版中奥托·兰克附加的两篇论文:《梦与创造性写作》、《梦与神话》也予以删略。[见 35 页]

维也纳,1929 年 12 月

---

<sup>①</sup> [匈牙利文本于 1934 年出版——在弗洛伊德一生中,除各版序言中提及的外文译本外尚有俄文本出版于 1913 年,日文本出版于 1934 年,捷克文本出版于 1938 年。]





## 英文第三(修订)版序言<sup>①</sup>

1909年G. 斯坦利·荷尔邀我到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做首次关于精神分析的演讲。<sup>②</sup> 同年,布里尔博士首次出版了我著作的英译本,其后陆续出版了我的其他著作。如果精神分析现在和将来在美国人理性生活中发生了作用,这一结果大部分要归功于布里尔的各种活动。

他的《释梦》的首次英译本出版于1911年,自那时以来,全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对于神经症的观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本书以其对于心理学的新贡献,在其出版之时(1900)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其内容至今基本保持未变。甚至依据我目前的眼光来判断,它也包括了我有幸所能发现的全部内容中的最有价值的部分。一个人有运气碰到这一类领悟,一生中仅只能有一次。

维也纳,1931年3月15日

---

① [本序言不包括在德文版内。]

② [精神分析五讲(1910a)。]

